

TALLEYRAND

塔列朗传

〔法〕安德烈·卡斯特洛 著

刘志威 译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塔列朗传

〔法国〕安德烈·卡斯特洛 著
刘志威 译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〔陕〕新登字 001 号

塔 烈 朗 传

〔法国〕安德列·卡斯特洛 著

刘志威 译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西安北大街 131 号）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6.125 印张 5 插页 360 千字

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

ISBN 7-224-01885-6/I·436

定 价：8.40 元

60178/40
05

前 言

夏尔·莫里斯·德·塔烈朗（1754—1838）堪称法国古往今来最卓异不凡的人物之一，是一位机智聪慧、才华横溢的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。然而他不仅未能博得同时代人的好评，而且尤为后人所不齿，视他的名字为厚颜无耻的代名词。

塔烈朗出身于法国一个古老的名门望族，但幼年没有享受到父母的一丝疼爱，刚一出世就被交给一个奶母抚养，四岁时从桌上摔下，致使一条腿终生残废。哥哥幼年早逝后，他升为家庭长子，但却因残疾被迫进入教门，违心地当上了神甫。凭借其出众才智和高贵门第，他很快升为主教，遴选为僧侣财政总监。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前夕，他当选为僧侣议员，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政治和外交生涯。

塔烈朗阅读过伏尔泰、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作品，接受了他们的新思想。三级会议^①一开始，他就主张三个等级在一起开会。制宪议会期间，他为将僧侣财产收归国家所有做出了重要贡献。1790年7月14日（大革命周年纪念日），他在三月大道主持了结盟大会的盛大弥撒。他是最早宣誓忠于宪法的主

^①法国国王的御用议会，由僧侣、贵族和包括工人、农民及资产阶级在内的三个等级的议员组成。1789年的三级会议导致大革命爆发。

教之一，为此受到罗马教廷的谴责，他随即抛却主教职务，与教会脱离关系。立法议会时期，他受命赴伦敦争取英国保持中立，后来被指控为奥尔良公爵策划阴谋，被列入流亡分子名单，不得不逃亡美国。罗伯斯庇尔政权倒台后，他回到法国，当上了督政府的外交大臣。随后，他支持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，在执政府和帝国时期继续担任外交大臣，代表法国参加吕内维尔、亚眠和提尔西特等一系列和平谈判。他于1804年被拿破仑任命为宫廷侍从长，1806年和1807年先后被赐封为贝内旺亲王和帝国副大选帝侯。他主张在欧洲建立平衡的国家间关系，在外交政策上与拿破仑发生分歧，因而从1807年起被免去外交大臣职务。他与警务大臣富歇一起策划反对拿破仑的阴谋，从而彻底失去拿破仑信任。他1814年当上临时政府主席，促使参议院通过废黜拿破仑、将路易十八扶上王位的决议。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时期，他重新出任外交大臣，参加巴黎和约谈判和维也纳会议。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期间，他鉴于议会中极端分子的反对，被迫辞职。1830年七月革命中，他支持奥尔良公爵，后被法王路易·菲利浦任命为驻英大使，出席伦敦会议，为解决比利时问题和伊比利亚半岛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。1834年，80高龄的塔烈朗辞去外交职务。1838年因病逝世。

塔烈朗头脑清醒而现实，玩世不恭，百无禁忌，是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里式的风派人物。他自己承认一生曾发表过十三次效忠誓言，但无论对国王、共和国和督政府，还是对执政府和拿破仑皇帝，他都是同样的不忠，同样的不择手段，因为维护自身利益是他行动的唯一指南。他是拿破仑驾下最机智、最聪明、最具独立人格、最光彩夺目的谋臣。他出身阀门世家，对典雅的古代文化造詣精深，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无不流露

出一派大贵族的气质和风度；平民出身的拿破仑所以欣赏塔烈朗，原因之一是希望他能给帝国宫廷染上些贵族风采。他具有超群绝伦的预见未来的能力，可以迅速领悟扑朔迷离的事态，在危险关头灵活地转变立场，因此不论政局怎样变更不息，他总能化险为夷，岿然不动。长期的教会生活养成他思想上藏而不露，精于观察的特性；因而一面能轻而易举地洞察别人的内心世界，从而设法去讨主子的欢心和信任；一面又能不露一丝表情，将他本人的真实思想掩饰得天衣无缝。他声称“女人就是政治”，总把其成堆情妇推在前边，为他在政治斗争中冲锋陷阵。他话语幽默，善于制造俏皮话和警句，拿破仑称他为“谈话艺术的大师”，德·斯达尔夫人说如果他的谈话可以买来的话，她本人会“不惜倾家荡产”。他生性懒散，嫌恶工作，对细致的、汗臭味的工作鄙夷不屑，一古脑推给别人。他酷爱金钱，利用其地位每每收取数额惊人的“外交小费”。他为了征服女人可以挥金如土；他敏捷的思维，高雅的举止，美妙的谈吐，甚至他臭名昭著的声誉，犹如蛇的目光吸引鸟儿一样，对女人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。

尽管塔烈朗一生中背叛过所有他为之效力的主子，但应当承认，他的每一次背叛，客观上都有利于法国的事业和欧洲的稳定。有人称这是一种奇特的巧合，有人据此要为塔烈朗消除世代骂名。但不论何人，在评价塔烈朗卓越的外交才能方面，却是众口一词，有口皆碑的。

本书作者安德烈·卡斯特洛系当今法国多产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，写有《法国革命重大事件》、《法国史》、《法国史词典》等史著，并发表《拿破仑一世》、《拿破仑三世》、

《玛丽·昂图瓦奈特》、《路易十七》及《平等的菲利浦》等传记作品，多次荣获法兰西学院传记文学大奖。他为写本书耗费了整整十年心血，查阅了关于塔烈朗的所有资料，尤其是他得以接触梵蒂冈档案馆资料，阅读路易·菲利浦的王后玛丽·埃梅丽从未发表过的日记，并亲自访问塔烈朗当年生活过的所有地方，甚至在那里住一段时间。因此他的这部塔烈朗传史料极为翔实丰富，被认为是迄今最完整的一部。

考虑到我国读者的兴趣爱好，译文中对一些冗长累赘、无关紧要的细节作了必要的删节。

刘志威

1990年6月于西安

第 一 章

被迫进入教门

人们迫使我当了教士，日后会追悔莫及！

塔烈朗

在分析他的性格，解释他的卑劣行径和精神痛苦时，塔烈朗曾这样对德·雷米扎夫人说：“要解释我一生的经历，必须追溯我的童年时代……一个人的童年是否幸福，这会影响他整整一生。假如我告诉您我童年时代的往事，您对许多事情就不会那么震惊了。”

塔烈朗入世之初命运多舛。父母将他寄托在巴黎近郊的一个小镇上，由一个保姆抚养。塔烈朗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我在那里一直呆到四岁。就是在那一年，受托抚养我的保姆使我从一个五斗橱上摔下来，一只脚摔坏了，而她竟然几个月内对此只字不提……”他的右脚因肌肉萎缩，变得奇形怪状，据对他毫无偏见的证人（这里引用的是蒂诺夫人^①的话）说，那只脚“看去像一个肉做的家具的金属包脚，脚趾的形状很像鸟兽的

^①指塔烈朗的侄媳多罗泰。

爪子”。在瓦朗塞^①，至今保存着塔烈朗的一只鞋，样子活脱一个被撑圆的匣子，我们看着这只鞋，可以想象被人们描写过无数次的那只可怜脚是什么模样。为了加固这只没有后跟、边缘呈方形的半统靴式的怪鞋，里边不得不加进一圈铁皮，并插入一根铁棍；铁棍高度在膝盖以下，在那里用一个铜圈固定着。塔烈朗毫无羞耻之心，后来在他早晨起床（路易十四时代宫廷内盛行的起床方式^②）和当众沐浴时，他竟毫无顾忌地亮出那只丑陋不堪的残脚，以及他那全套必不可少的矫形器械。这套复杂的设备尚不够用，塔烈朗走路时还需借助一只手杖。

人们纷纷传说，这位未来的贝内旺亲王对他孩提时代的这次不幸事故极端悲伤，他曾在维也纳会议^③期间亲自对维森贝格男爵说：

“我的这只脚是被猪咬的，那时保姆把我放在地上，好去和一个风流男人谈情说爱。”

我冒昧地说一句，塔烈朗说这话是为了满足他的双重愿望：恐吓和取笑维森贝格男爵。男爵居然信以为真，还向别人这样传播……

不管事实真相究竟如何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塔烈朗的这只残脚不是天生的，因为他的母亲 1756 年 8 月 8 日（那时他已一岁半）曾这样写道：他“十分活跃，脾气很好。”她从来没说

①法国的一座小城，那里建于 16 和 17 世纪的一座古堡曾是塔烈朗的住地。

②指裸体起床。

③维也纳会议于 1814 年 9 月至 1815 年 6 月召开，旨在建立拿破仑帝国垮台后欧洲的持久和平。

过儿子有什么残疾，也没暗示过他在秉性脾气上有任何异常。

毫无疑问，夏尔·莫里斯小时是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，后来他在伦敦任职期间曾说过，他被寄养在那个保姆家的时候，他那位在佩里戈尔当大法官的叔父（也是塔烈朗的教父，那时正在海军服役）很想认识他，为此不得不跑到那个小镇上，他的侄儿此时几乎已完全被其双亲遗忘了。他找到孩子时，孩子正跟奶妈喂养的另一个男孩儿在白雪皑皑的野地里追逐云雀，两人身上全是破衣烂衫。叔父见状十分恼火，一点没给侄儿收拾，立刻把他带走，来到他母亲的客厅。塔烈朗的母亲正在接待贵客，叔父对她说道：

“嫂子，这是夏莱大主教^①的一个嫡系后代，这个家族的徽章上刻有头戴桂冠、全副武装的三头金狮的面孔，那是盾形徽章上的主教桂冠，徽章披幔上的公爵桂冠，并刻有“只信上帝”的题铭。来，我的侄儿大人，亲吻这位太太，她就是你的母亲！”

我们是否应该怀疑这个动人故事的真实性？或许应该……但是我们更愿意相信这个传说是真实的。

在塔烈朗生活的那个时代，他所接受的教育没有任何反常之处。夏尔·莫里斯的保姆将他脚摔残的消息拖了很久才告诉塔烈朗先生和夫人，以致他们无法再治好儿子的残脚。这一点其实毫不奇怪。那时的情况是：许多家长目不识丁，保姆很少给他们写信，所以不少家长只是在他们的孩子死后几个月才得知孩子的死讯……某些保姆对她们的职业有一种奇特的观念，即：将孩子托人抚养的母亲，其实都是些化名的奶母，她们进

^①指亨利·德·塔烈朗（1599—1626）。

城去弄到一个新生婴儿，然后再转手把孩子寄养在她们村中的一户人家。费用是多少呢？巴黎近郊，每月7个利弗尔^①，外省每月5个。保姆经常不能按时收到报酬，于是她们对孩子的抚养也就漫不经心。只是在随后的一个朝代，特别是1778年以后，母亲亲自哺育子女，母乳喂养孩子才形成社会习俗。但是在塔烈朗出生的那个时代，正如《埃弥尔》^②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：“一个丈夫若敢于同意让妻子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孩子，他就会成为人们攻击的对象，会被视为企图摆脱妻子的杀人凶手。”那时，疼爱子女不符合时代风尚，是缺少教养的表现……有人甚至声称，那些慈爱的父母无异于可笑的笨蛋，他们疼爱孩子是在故意卖弄。

利涅亲王^③曾佯装不知自己究竟有多少孩子，至少他曾厚颜无耻地对人这样说过。那时，只有这样的幼儿才可以得到父母的些许疼爱：他们在奶母的精心照顾下，或是在药剂师——一些在孩子稍有不适就匆匆赶来的野郎中——的治疗下侥幸活了下来。当然，例外情况也屡见不鲜，但总的说来，家长尽管对孩子的夭折感到悲伤，他们依然可以接受既成事实，如同他们认为鼠疫和火灾等天灾不可避免一样。这可以称之为一种自然选择。人们说起孩子的死亡时，使用的是令今天人们震惊的宿命论口气。蒙田^④不承认孩子有任何心灵活动，他曾供认

①法国的古币。

②法国启蒙思想家、作家让·雅克·卢梭（1712—1778）的一部小说。

③利涅是比利时的一个名门望族，利涅亲王是指夏尔·约瑟夫（1735—1814），他是俄国女皇卡特琳娜的朋友。

④蒙田（1533—1592），法国著名作家和思想家。

说：“我有两三个孩子都在其奶母家死了，我对此不无遗憾，也不无惋惜”。口气中好像没事一样。

1622年出版的《产妇的呻吟》中有一个母亲，她已经有五个孩子，不久又将生第六胎。一个好心的女邻居这样对她说：“在孩子没给你带来很多痛苦之前，你自己就会不大痛苦了，或者一点也不痛苦了。”

对子女漫不经心的习俗在一个半世纪中基本没有改变。许多父母对他们后代的命运漠不关心，这种现象在宫廷权贵的家族中表现尤为明显。后来的拿破仑在宽恕塔烈朗的卑劣行径时曾这样说过：“他出身于名门望族，这使他的一切劣迹都不复存在了。”

拿破仑的这一说法很适用于小莫里斯的先祖。他的确出身于“名门望族”，因为达尼埃尔·德·塔烈朗曾是夏莱的主教、格里尼奥尔伯爵和埃克西代尔侯爵（尚且不提他的几个男爵封号）。1613年，路易十三^①承认他为佩里戈尔^②先主伯爵的嫡系后代。因此，当路易十八^③说下面一句话时，我们只能说他不怀好意：

“塔烈朗先生在炫耀其出身时只说错了一个字母，他是佩里戈尔家的人，不是佩里戈尔人”。^④

塔烈朗家族徽章上的题铭“只信上帝”甚至是傲慢地否认

①法国国王，1610—1643年在位。

②法国西部一个地区，1398年并入法国。

③法国国王，1814—1824年在位。

④原文是：il est du Péérigord et non de Péérigord，法文中用de和du意思不同。佩里戈尔家指塔烈朗家，因为那是佩里戈尔的君主家。

王权。

雨格·加贝^①曾问夏尔·莫里斯的一位先人说：

“是谁封你为伯爵的？”

这位先人狂妄地反唇相讥道：

“是谁封你为国王的？”

这里不必罗列塔烈朗家族（它像众多别的家族一样）在中世纪进行的疯狂掠夺，也不必再例举该家族的残酷行径以及他们先后占据的高津要职；这里只想再指明下面这一事实：夏尔·莫里斯的父亲有一个兄弟，此人先是特拉朱诺普尔的主教，后又荣升为兰斯^②的主教，最后还登上了巴黎红衣主教的宝座。夏尔·达尼埃尔·德·塔烈朗（未来的贝内旺亲王的父亲）其父在图尔奈^③围城战中丧生之后，11岁便成了一家之主；16岁当上法国榴弹兵上校，并且娶了亚历山大琳娜·德·达马斯·杜迪尼为妻，她那年22岁，是萨克森^④王太子的妃子玛丽·约瑟夫家的好友，玛丽·约瑟夫则是法国最后三位国王的母亲。夏尔·莫里斯五岁时，他的父亲塔烈朗伯爵荣任法国王太子的青年侍从。

塔烈朗的父母不住在凡尔赛^⑤的时候——她母亲在那里有一套房子——他们住在巴黎加朗西埃街4号的那座公馆里，公馆的一部分现依然存在。1754年2月13日，夏尔·莫里斯就

①雨格·加贝：法国加贝王朝的第一位国王，公元987—996年在位。

②兰斯系历代法国国王加冕的圣地。

③比利时的一座城市，当时属奥地利，后被法国攻陷。

④指萨克森公国（843—1180），现在是德国的一部分。

⑤法国王宫所在地，位于巴黎西南约30公里处。

出生在这里，当天便在附近的圣·苏尔皮斯教堂接受了洗礼。

幼年塔烈朗离开保姆家之后——这可能是由于佩里戈尔大法官的帮助——没有去加朗西埃和父母同住。他的父亲那时在部队任职，母亲常住凡尔赛。适逢其长兄刚夭折不久，为了使这个小儿子呼吸到比巴黎好些的空气，小拐子被送到佩里戈尔地区的夏莱古堡，与其曾祖母玛丽·弗朗索瓦兹·德·罗什瓦耳一起生活。曾祖母那时已72岁高龄，是莫特马尔公爵的千金，科尔贝^①的孙女。她的第一个丈夫是卡尼埃的侯爵米歇尔·夏米拉，他们所生的女儿便是夏尔·莫里斯的祖母；她的第二个丈夫是路易·德·塔烈朗亲王。

夏莱古堡建于16世纪，看去庄严而凄凉，并高高耸立着一个建于11世纪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古塔。^②

塔烈朗先生和夫人是不愿为送儿子上路大笔破费的。他们把他交给他们信得过的女人夏勒玛涅小姐，便打发他们起程了。他们上路了，但坐的不是供要人使用的驿站快车，而是波尔多^③的一辆大型马车。经过17天的艰难旅程之后，孩子才和他的保姆来到夏莱古堡……

关于塔烈朗与他曾祖母（他称她为祖母）两年共同生活的情况，我们尚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，他本人在回忆录里提到过这段往事，所以这里只好引用他本人的叙述。此外还应当指出，在引用的几段叙述中，他既不想证明什么，也无意论证什

①科尔贝（1619—1683）：法王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督和王宫秘书。

②古堡现由塔烈朗家族改建为济贫院——原注。

③法国西海岸城市，以盛产名酒著称。

么，因此也最能触动读者。他写道：

“夏莱夫人^①是个卓绝不凡的女人，她的思维、语言、声音和高雅的举止无不感人至深。她始终保留着可以被称之为莫特马尔式的思维（莫特马尔是她的姓）。

“她喜欢我，对我关怀备至，那是我从前不曾感受过的一种温情。在我的家庭里，她是第一个爱我的人，也是第一个使我享受热爱他人幸福的人。我对她无限感激！……是的，我很爱她！她的形象现在依然铭刻在我的心中……

“在夏莱度过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一个孩子，他最初看到和感受最深的事物，对他秉性的形成有决定作用，给他的性格染上某些特色，这些特色将贯穿于他的一生……

“在佩里戈尔，贵族的风俗颇像它的那些古老城堡，含有某种高贵和稳定的色彩；光线不够充足，然而却很温柔。我们迈着有益的缓慢步履，走向一种更为先进的文明。

“夏莱古堡是那个时代的一座庄严而又令人喜爱的城堡。几位阀门世家的显贵以我祖母为中心，在此组成了一个朝廷式的小圈子。在这个朝廷内，没有任何13世纪盛行的君臣关系，敬重他人的习惯同最崇高的感情融为一体。德·贝纳克先生、德·夏弥拉尔先生、德·阿布萨克先生、德·顾维尔先生、德·维特伊先生等，很高兴在星期天陪我的祖母去教堂做弥撒，每个人都对她尽着彬彬有礼的高贵职责。在祖母的祈祷跪椅旁边，放着供我使用的一把小椅子。

“做完弥撒回来，我们便去城堡中一个被叫作药房的宽敞的大厅。那里的小桌子上，摆放着整齐而干净的大罐子，里面

^①指其曾祖母。

装着用家传秘方配制的软药膏，每年由本镇的外科医生和神甫制作一批。此外，房里还有几瓶配剂和糖浆，以及装有其它药物的盒子。橱柜里存有大批纱布，堆着许多旧衣服；衣服面料细腻，大小各不相同……

“药房前面的一间屋子里，聚集着前来请医求药的病人。我们从他们中间走过，并且同他们打招呼。索尼埃小姐是我祖母最早雇来的女佣，她让病人按顺序进来。祖母坐在一个绒布面的沙发上，面前放有一张用老漆漆面的黑色小桌。她身穿丝质长裙，裙上饰着花边；她还披着一块饰带，袖口打着结扣；饰带和结扣都合于季节要求。她的袖口分高低三层，料子的花纹很大。她星期天的装束与往日不同，显得更为考究：颈上围一条毛皮领，头上戴一顶无边软帽，黑色的头巾在颈下系个结子。

“她红绒面的提包饰着金线，里面装着她星期天做弥撒时要带的书。这提包那一天总是由德·贝纳克先生拿着，他由于先祖关系，还是我们的一房远亲。

“依照我的权利，我呆在祖母的沙发旁。两个行善的修女询问病人的残疾症状或伤情，告诉他们哪种药膏可以治愈他们的疾病，或减轻他们的痛苦。祖母的职责是指明所需的药放在哪里。星期天陪她去做弥撒的绅士中的一个走去把药取来，另一个去拿放布条的抽屉，我从中抓起一块，祖母亲自把它剪好，做成病人需要的包扎布或敷料。病人离开时，带走的是一些草药、药酒和劣质药，以及总少不了的几句宽心话，其中最让他们感动的是关心他们疾苦、乐于助人的老太太的几句客气话。

“即便是名望很高的医生，免费给病人使用更多更科学的药物，也远不会招来如此众多的穷苦人，尤其是远不能那样于

他们有益。那些医生和药房缺少医治百姓疾苦的有效手段：预防，尊敬，信任和感激。

“我大概过多地强调了这些细节，但我绝不是想就此写一本书，我只是将我的印象加以集中；我对童年时代耳闻目睹的这些往事感到无比亲切。那时人们常对我说：‘贵府在我们那地方始终是令人敬仰的。’他们还亲切地对我说：‘自古以来，我们家总有一个人是同府上的恩典联系在一起的……我们能有这块地，还多亏您的奶奶呀……我们的教堂是您奶奶让人建起来的……我母亲的那个十字架还是夫人给的哪……好树是不会变坏的！您以后也准是个好人，是不是？……’我那指引我一生行动的思想，很可能来自那个时期。我所以会有亲切甚至慈爱的感情，同时又不显得和人过分随便；所以在不同场合能保持高贵却不傲慢的态度；所以热爱和尊重长者，这一切皆因为当我在夏莱、在祖母身边时，我体会到了世间一切最美好的感情，在那个外省小镇，我的亲人生活在这些感情的包围之中，愉快地享受着它们带来的欢乐……”

“在夏莱，我学到了有教养的孩子所知道的那里的一切，这是指识文断字，并略微通晓佩里戈尔方言。我正在那里学习的时候，又该动身回巴黎了。祖母的慈爱使我万分感动，我含着眼泪同她分手。像去时一样，那辆波尔多大型马车上走了17天，把我重又带回了巴黎。

“我在第17天的上午11点到达巴黎。父母的一个老男仆在地狱街的驿车站等我，直接把我送进了阿古尔学校。中午12点，我已在学校食堂的饭桌上吃饭了。”

塔烈朗是年刚刚八岁！

这或许是那个时代的又一种习俗……不管事实真相究竟如